

南充方言“头X”式时间名词的语义及其认知解释

蒋林君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要

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 系统考察南充方言中“头X”式时间名词的语义系统及其认知理据。研究发现, 该构式可表三类时间语义: 表序列相邻时间(如“头回”）、表内部阶段时间(如“头半夜”）、表历时起点时间(如“头些年”), 分别对应线性序列、部分-整体和路径起点等意象图式。其语义扩展遵循“以身喻时”的认知机制, 将身体部位“头”的空间属性隐喻性投射至时间域。

关键词

南充方言, 时间名词, “头X”构式, 认知语言学, 概念隐喻

Semantics and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ime Nouns with the “Tou-X” Pattern in Nanchong Dialect

Linjun J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May 19, 2026; accepted: July 6,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semantic system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of time nouns adopting the “tou-X” pattern in the Nanchong dialec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is construction encodes three types of temporal meanings: sequential adjacent time (e.g., “touhui”), internal stage time (e.g., “toubanye”), and diachronic starting time (e.g., “touxienian”), which respectively correspond to image schemas such as linear sequence, part-

whole, and path-start. Its semantic extension follow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conceptualizing time by means of bodily experience, which metaphorically projects the spatial attributes of the body part “head” onto the temporal domain.

Keywords

Nanchong Dialect, Temporal Nouns, “Tou-X” Con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ceptual Metapho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隐喻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仅体现在语言中, 还存在于思想和行动中。人类用以思维与行动的普遍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 这种隐喻被称为概念隐喻。Lakoff &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这本著作中列举的常规隐喻大致分为三类: 结构隐喻 (Structural Metaphors)、空间方位隐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s) 与实体隐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 [1]。

从认知视角开展人体词汇相关研究, 学界依托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等认知理论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范淑云(2002)所著《汉语中与人体部位相关词语的隐喻研究》[2], 以人体部位称谓词汇为研究对象, 着重探究这类词汇命名背后的隐喻规律, 剖析人体部位词语构建空间隐喻及各类隐喻表达的生成路径。王迎春(2005)于《试论汉语中表人体部位词的隐喻现象》一文中[3], 以《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人体类词汇为考察样本, 系统分析了汉语人体部位词汇所承载的隐喻表征特征[4]。与此同时, 伍凯晖(2019)在《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以“头”“面”和五官词为例》里[5], 结合概念隐喻与识解理论, 从认知维度对比探究了英汉语言里“头”“面”及五官类词汇语义延伸的内在机制与差异。

概念隐喻理论在方言研究领域同样得到了应用。例如, 陈卫娟依据 Lakoff 提出的概念隐喻三大分类, 对宁波方言中的时间隐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阐释。在宁波方言的时间类词汇中, 蕴含着当地人认知时间的三种核心方式, 即借助空间认知时间、依托人体认知时间以及通过民俗认知时间[6]。此外, 赵海燕也运用 Lakoff 的相关理论, 对白语中的概念隐喻进行了明确界定与深入分析, 并且通过将其与英语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当地的佛教信仰与本主崇拜对白语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显著影响[7]。郑伟(2015)则在《从空间到时间: 早期和现代吴语中的一类时间表达词》[8]中讨论几个身体部位词和方位词在早期和现代吴语(兼及其他汉语方言)用作时间表达词的现象, “手、头、首、脚、底”可以用来构成时间名词、时间副词或时间指示词等。赵丽萍(2021)在《中原官话时间标记“头”的历史演变》中论述了时间标记“头”在转喻和隐喻两种认知方式的作用下, 由指称功能虚化为词缀功能, 表空间或方位, 后经类推作用成为时间标记[9]。

本文将从认知角度出发, 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分析南充方言中“头 X”式时间名词的隐喻现象。南充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 (2012) [10], 南充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成渝片。本文中的南充方言语料来源于笔者自拟, 南充方言是笔者的母语方言。

2. “头 X”构式的语义系统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4]中“头”第一条义项是“人身最上部或动物最前部长着口、鼻、眼等

器官的部分”[4],这是“头”的本义,或者说是原始意义。而第十一个义项标明“头”用在“年”或“天”的这种用法属于方言。如:头年(去年或上一年)、头天(上一天)[4]。南充方言的“头X”构式构成一个系统性的时间表达网络,其基本语义在于表示现实的时间关系。时间关系的识解本质上涉及三个核心要素:当前时间点(通常为说话时刻)、目标时间单位(即“头X”所指的时间)以及参照时间单位(通常为当前时间点或语境中明确的另一时间点)。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认知三角。根据目标时间单位相对于参照时间单位的位置关系及其自身的内部属性,南充方言“头X”所表示的时间关系可明确划分为三种具有显著区别的类型:

2.1. 表序列相邻时间关系

“头X”最核心、最高频的用法,是指称与参照时间点(多为“现在”)紧邻的前一个同质时间周期单位。“头”在此处直接映射为序列中朝向过去方向、紧挨当前单元的那个位置,体现了时间认知的次序性。

- (1) 头回说的不算,这盘为准。(上次/上回说的不算,这次为准。)
- (2) 头年栽的柑子树,今年就挂果了。(去年栽的柑橘树,今年就结果了。)
- (3) 头天还好好生生的人,今天就进医院了。(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今天就住院了。)
- (4) 头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手,纳闷办嘛?(上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怎么办呢?)
- (5) 头个星期才去成都耍了一趟。(上个星期才去成都玩了一趟。)

在上述例句中,参照时间单位通常是隐含的“现在”——当前这次、今年、今天、这个月、这个星期等,目标时间单位“头X”则明确指向与之相邻的前一个周期。这种关系的表达高度依赖“同质周期”的概念,即“回”与“次”、“年”与“年”、“天”与“天”之间的对等性。例(3)和(4)尤为典型,它们展示了时间序列中事件的连续性与因果关联,比如“昨天健康-今天生病”,“上个月工资未发-本月生活困难”。

2.2. 表内部阶段时间关系

当“X”并非一个独立的自然周期单位,而是一个更大时间整体的内部划分阶段时,“头X”的语义便从“序列定位”转向“内部切分”。此时,认知的焦点不再是时间链条上的一个独立环节,而是将一个有界的时间容器(如“一夜”“一天”)进行二分或阶段性划分,“头X”特指其起始阶段或前半部分。这种用法凸显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内部结构性。例如:

- (6) 头半夜闷热得很,后半夜才凉快下来。(前半夜很闷热,后半夜才凉快下来。)
- (7) 头晌午把包谷晒起,下晌午再去收。(上午把玉米晒上,下午再去收。)
- (8) 哟场电影,头半截好看,后半截就水了。(这场电影,前半部分好看,后半部分就乏味了。)
- (9) 他头些年在外头打工,后些年才回来搞养殖。(他前些年在外面打工,后些年才回来搞养殖。)

例(6)至(9)清晰地展示了“头X”与“后X”、“下X”的对称使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开始-结束”或“前段-后段”框架。Talmy 所论述的“图式化”过程[11]在此处显现:人们将“一夜”图式化为一个可以被水平中分的物体,将“一天”图式化为一个可被午时切分的容器。例(8)扩展到了非自然时间单位“电影”,例(9)中的“头些年”与“后些年”对举,可视为一个较长人生阶段的内部划分。

2.3. 表历时起点时间关系

用于指称一段较为模糊、久远的过往时间的初始阶段,即“起初”“早先”。此时,“头X”不再强调与当前时刻的紧邻关系,也不关注一个容器的内部结构,而是将过往时间本身视为一条已经走过的、

延伸的“路径”或“河流”，“头”则指向这条路径的“源头”或这段河流的“上游”。

(10) 头些年，这河沟里的水清得很，娃儿些都在里头洗澡。(早些年，这条河里的水很清澈，孩子们都在里面洗澡。)

(11) 我头先还不晓得个规矩，闹笑话。(我起初还不知道这个规矩，闹了笑话。)

(12) 我们厂头一批来的老师傅，手艺那是没得说。(我们厂最早一批来的老师傅，手艺那是没得说。)

例(10)中的“头些年”并非指与“今年”紧邻的“去年”，而是指一段相对久远、边界模糊的过去时间段。它强调的不是时间单位的精确相邻性，而是那个时期的“初始状态”或“早期阶段”。例(11)“头先”同“起先”、“起初”，表示在某个认知状态或事件序列开始的时候。“我头先不晓得”与“后来晓得了”构成隐含对比。它标记的是个人认知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的初始阶段。例(12)中“头一批”虽直接修饰“老师傅”，但其核心语义是“在时间顺序上最先到达的那一批”。它通过对人群的排序，间接但精确地表达了时间上的绝对优先和起点意义。“头一批”意味着他们是工厂历史时间轴上最早的一个刻度群体。

2.4. “头 X” 表达时间关系的歧义与消解

南充方言“头 X”构式的多义性为其表达带来了丰富的潜力，但也可能在特定语境下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这种歧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同一个语言形式“头 X”可以激活不同的底层认知图式(序列图式、容器图式或路径图式)，而具体语境的提示信息可能不足以让听话者立即确定哪一种图式被优先激活。

最典型的歧义发生在“头晚上”这类表达上，因为它恰好处于两种图式的交汇点。如果以序列图式进行解读，将“晚上”看作与“白天”相对的、以“天”为周期的独立单元。“头晚上”即“昨天晚上”。比如“头晚上的新闻你看了没？”(昨天晚上的新闻你看了吗？)此时，参照点是“今天白天”。如果以容器图式进行解读，将“晚上”看作“一夜”这个容器的内部时段(常与“后半夜”对举)。“头晚上”即“前半夜”。比如“他头晚上精神好，后半夜才困。”(他前半夜精神好，后半夜才困。)此时，参照框架则是“整个夜晚”。

另一个潜在的歧义点在于“头些年”，它可能被解读为“过去几年的前段”(内部阶段型)，也可能被解读为“更早的、某个时期的开始”(历时起点型)，其区别在于是否隐含一个明确的、可被对举的“后些年”。

但在实际交际中，这种歧义很少引起真正的误解，我们可以通过语境来消除潜在的误解，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认知模型对其进行认知解释，达到消除歧义的目的。

3. “头 X” 构式的认知解释

人类对抽象时间的理解和表达，绝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对具体空间和自身身体的感知与体验之中。认知语言学认为，空间范畴和身体经验在人类概念系统的形成中具有本源性和基础性地位^[1]。南充方言“头 X”式时间名词系统地、理据性地将身体部位“头”在空间中的方位与功能属性，通过概念隐喻的机制，投射到时间这一抽象域，从而构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时间认知与表达体系。

“头 X”构式认知理据的核心，在于“以身喻时”这一根本的隐喻思维。人体是一个三维空间实体，各个部位在空间中有固定的相对位置和独特的功能。“头”位于人体的最顶端和最前端，是视觉、听觉、思维等核心感官与认知器官的所在地，也是身体行动的“指挥中心”和“起点”。南充方言“头 X”构式的时间意义，本质上是通过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机制，将源自身体经验和空间认知的具体意象系统性地投射到抽象时间域的结果。

3.1. 时间单位是序列中的物体

序列相邻时间关系的认知基础可总结为两个核心概念隐喻：时间是线性延伸的物体和时间关系是空间次序关系。这两个隐喻共同建构了对离散时间单位的序列化认知。

“时间是运动的物体(Time is a Moving Object)”。在这个隐喻框架下，时间被视为一个沿着特定方向运动的实体。当我们说“头年”，实际上是将时间概念化为一个持续移动的物体，“头”指向这个运动轨迹上已经过的、紧邻当前的部分。这种认知映射源于人类对自然界周期性运动的观察(如日月运行、四季更迭)，将这些运动规律内化为时间流动的心理模型。

“时间单位序列是线性排列(The Sequence of Time Units is a Linear Array)”。这个隐喻将离散的时间单位(年、月、日)视为沿着一条直线排列的物体。例如“头回”(上一次)中的“回”被认知为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独立单元，排列在时间轴上。“头”在这个线性阵列中指向最靠近当前位置的那个单元，这种认知方式使得抽象的时间单位获得了具体的空间定位。如例(1)“头回说的不算”中的“头回”体现了典型的序列隐喻，“回”(次、回合)被隐喻为空间序列中一个个独立的单元。整个事件过程(连续多次的交涉或商议)被想象成一串排成一系列的珠子或一段台阶。“头回”指向这个序列中紧邻当前这次(“这盘”)的前一个单元。说话者将注意力聚焦于“序列中的相对位置”。通过“头”这个空间方位标记，将时间上的“上一次”锚定为空间上的“前一位”。其隐喻映射即“空间上的‘前端/相邻位置’(源域)→时间上的‘紧邻过去的一次’(目标域)。”例(2)通过“头年”与“今年”的并置，构建了一个由两个相邻时间点支撑的短时段框架，用以陈述一个跨年度的因果或发展事件，其隐喻机制是“空间序列中的‘前一个节点’(源域)→时间序列中的‘前一个年度周期’(目标域)。”例(3)~(5)中的“头天”“头个月”“头个星期”也都是将连续的时间流切分为有界的单位，将这些单位按从前(过去)向后(未来)的顺序进行线性排列，以“现在”为参照点，用“头”指向前一个单位在序列中的空间位置，将事件、状态或活动“放置”于被定位的特定时间单位上。这五个例子共同验证了“时间单位是序列中的物体”这一核心隐喻。

3.2. 时间段是一个容器

内部阶段时间关系建立在容器图式的基础上，其核心概念隐喻为：时间容器是可分割的整体和时间部分是容器的组成部分。

“时间段是一个容器(A Time Period is a Container)”。这个隐喻将具有自然边界的时间单位(如一夜、一天)视为一个有界的容器。容器有“口”(开端)和“底”(结束)，内部空间可以容纳各种活动和事件。例如“头半夜”中的“半夜”就是一个时间容器，“头”特指这个容器的入口区域或上半部分。

“时间部分是容器的组成部分(Parts of Time are Parts of the Container)”。基于容器整体可以分割为不同部分的生活经验，时间段也被认知为可分割的。将“一夜”分为“头半夜”和“后半夜”，实际上是将时间容器进行横向切割。如例(6)将“一夜”这一完整时间段视为一个封闭的时间容器。该容器具有明确的自然边界(从天黑到天明)。认知操作上，将这个容器沿时间流逝方向进行二分切割，形成“头半夜”和“后半夜”两个子容器。其隐喻机制为“容器的前半部分(源域)→时间段(一夜)的前半部分(目标域)。”例(7)将“一天”(特指白天劳作时间)视为一个用于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容器。与例(6)的自然二分不同，这里的“头晌午”和“下晌午”是基于太阳位置和农事经验的功能性分割，将容器划分为适合不同作业的两个时段。其隐喻机制为“容器的起始区域(源域)→白天时间的前半段(目标域)。”例(8)将一部电影的“放映时长”这一抽象时间段视为一个匀质的容器(“一截”形象地比喻为一段圆柱体)。对其进行等分或大致等分的切割，得到“头半截”和“后半截”。其隐喻映射即“物体的前半段(源域)→持续性事件(电影)时间进程的前半部分(目标域)。”例(9)将个人职业生涯的某个较长阶段视为一个宏观的“生命时间

容器”。这个容器被大致分割为“头些年”和“后些年”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的人生状态和空间位置。其隐喻映射为“漫长道路的起始路段(源域)→较长人生阶段的早期(目标域)。”这一例句也融合了“时间是路径”的隐喻。

3.3. 时间是一条路径

历时起点时间关系建立在路径图式的基础上，其核心概念隐喻可表述为时间流逝是路径行走和时间起点是路径起点。路径图式，即 Lakoff 所提出的始源-路径-目的地图式，是一种基本的动觉意象图式 [12]。它是对路径过程中动体、始源、路径、目的地、方向，及障碍、路标等因素的高度抽象。“头”作为身体部位的最开端，又可引申为事物的起点或终点，根据路径图式，将具体的身体部位物理域映射到抽象的时间域如“头些年”“头先”等。

“时间是一条路径(Time is a Path)”。这个隐喻将时间概念化为一条延伸的路径，过去是已经走过的路段，未来是尚未踏足的路段。“头些年”中的“些年”就是这条路径上的一段，“头”指向这段路的起点区域。这种认知方式强调了时间的线性、方向性和不可逆性。

“过去是被行走过的路径(The Past is a Traversed Path)”。与一般的路径隐喻不同，这个隐喻特别强调“过去”作为已经被经历、被跨越的路径。说话者站在现在这个点，回望已经走过的路程，“头”指向这段路程的起点。这种视角具有强烈的主观回溯性。例(10)将“过往的岁月”概念化为一条从过去延伸至现在的、已被社群集体“走过”的时间路径。“头些年”特指这条漫长路径上靠近起点的那一段路程。说话者站在“现在”这个观察点，将认知视线投向路径的起始区域，进行一种主观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回溯。“水清得很，娃儿些都在里头洗澡”所描绘的美好生态与生活场景，并非漂浮于抽象时间中，而是被精确地“锚定”在时间路径的“头些年”这一路段坐标上。其隐喻机制为“空间路径的起点路段(源域)→过往时间长河的早期阶段(目标域)”。例(11)中的“头先”精准地指向这条认知路径的绝对起点。这里的“头”，不是“前面”或“上次”，而是“源头”或“开端”。它标记了个人关于此规矩的认知时间的原点。与“以前”、“之前”等词相比，“头先”更强调与当前状态形成对比的初始状态，而非泛指一段过去时间。“头先”与“头回”的区别在于：“头回”是基于线性序列图式。将事件视为一串离散的、可重复的珠子。“头回”是紧挨着“这回”的前一颗珠子。其认知焦点是重复性事件中的相对次序。而“头先”基于起点-路径图式。将认知或事件视为一个线性的、有始有终的连续过程。“头先”是这条路的绝对起点。其认知焦点是单一、连续过程中的绝对开端。源域中“身体移动的起点”和“道路的起点”这两个紧密相关的空间意象，被整体投射到目标域中，用以构建和理解“个人对某一特定事物认知过程的初始时刻”。这一映射的本质在于，将身体在空间中的起始性位置和序列中的前端性状态，转化为心智在时间维度上的开端性阶段。其映射关系为“空间/行动的起点→认知/事件时间线的开端”。例(12)句的底层认知图式融合了“路径图式”与“队列图式”。工厂的历史发展被概念化为一条从建厂(起点)延伸到当下(终点)的、已被集体开拓的“时间道路”。而不同时期加入工厂的工人，被想象为在这条历史道路旁依次加入行进队伍的人员。“头一批”即在道路的起点处就加入队伍、并因此始终走在队列最前面的人。“头”在这里，精准地映射为队列的空间排头位置与路径的时间起点位置的叠合点。因此，“头一批”获得了双重定义：在时间序列上最早，在空间序列上最前。其隐喻机制为“队列中排在最前头的位置(源域)→加入某个历时序列的最早时间点(目标域)”。以上三个例句都是将时间重构为一条有方向的、线性的路径，强调其从起点到终点的不可逆延伸。观察视角固定于“现在”，叙述指向“过去”，带有强烈的回顾、总结、评价的主观色彩。这一隐喻机制来源于人类对“行走”这一基本身体经验的深切体认——行走具备明确的起点、延续的过程、行进的方向、累积的距离以及沿途的景观与际遇。正是凭借这一具身化的认知图式，个体生命历程、社群集体记忆等错综复杂的时间性存在，得以被结构

化地组织为一种脉络清晰、易于理解且便于叙述的“旅程叙事”。

4. 与普通话及周边西南官话比较

4.1. 与普通话比较

普通话系统内部“头X”构式的语义承载范围较为狭窄,仅固化少量序列义词汇,例如“头一回”,在表达时段前段与历时起始概念时,多选取“前半夜”“前些年”等异形构式替代,“头”由空间域向时间域的隐喻投射呈现碎片化特征,依赖“前、上、初”等不同构词语素分担时间指称功能,构式能产性偏弱;南充方言的“头X”构式则实现语义的一体化承载,既可凭借“头回”表征序列相邻时间,又能通过“头半夜”指称时段内部阶段、“头些年”标记历时起点时间,依托“以身喻时”的认知动因,将人体部位“头”的空间前端属性多层级隐喻映射至时间范畴。

4.2. 与周边西南官话比较

周边片区西南官话虽普遍存有“头回”这类表序列义的构词实例,但多数方言变体仅完成单一维度的语义引申,普遍缺失“头半夜”“头些年”的现实用例,仅实现头部空间首位义向时序先后义的单层隐喻延伸,相关词汇零散分布,尚未形成定型构式;南充方言“头X”构式语义层级完备,“头回”“头半夜”“头些年”分别对应线性序列、部分-整体、路径起点三类意象图式,隐喻拓展层级完整,构式发展趋于定型化与系统化。

5. 结语

本文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系统考察了南充方言中“头X”式时间名词的语义系统及其认知理据。研究表明,“头回”“头年”“头天”等“头X”式表达并非孤立的语言现象,而是一个基于深层认知机制的、系统化的时间表达构式。该构式通过概念隐喻机制,将身体部位“头”的空间方位与功能属性系统性地投射到时间域,形成了以“序列相邻”“内部阶段”和“历时起点”为核心的语义网络。这三种语义类型分别对应着“时间是序列中的物体”“时间段是容器”以及“时间是路径”三个核心概念隐喻,体现了方言使用者通过具体的空间和身体经验来理解抽象时间关系的普遍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 p.
- [2] 范淑云. 汉语中与人体部位相关语词的隐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2.
- [3] 王迎春. 试论汉语中表人体部位词的隐喻现象[J]. 语文学刊, 2005(9): 69-71.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5] 伍凯晖.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以“头”“面”和五官词为例[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0(7): 114-116.
- [6] 陈卫娟. 台州方言中隐喻性谚语的概念隐喻探析[J]. 台州学院学报, 2014, 36(1): 12-14, 33.
- [7] 赵海燕.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白语谚语中的概念隐喻及其文化价值探析[J]. 大理大学学报, 2016, 1(1): 40-44.
- [8] 郑伟. 从空间到时间: 早期和现代吴语中的一类时间表达词[J]. 语言研究集刊, 2015(2): 166-176+356-357.
- [9] 赵丽萍. 中原官话时间标记“头”的历史演变[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2): 120-122+140.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言地图集[M]. 第2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1]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IT Press, 48 p.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6847.001.0001>
- [12]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7 p.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